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文章辨體彚選卷四百十二

詳校官中書臣李　彤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范來宗

謄錄監生臣江　晉

文章辨體彙選卷四百十二

明 賀復徵 編

論二十一

封建論 唐柳宗元

天地果無初乎吾不得而知之也生人果有初乎吾不得而知之也然則孰為近曰有初為近孰明之由封建而明之也彼封建者更古聖王堯舜禹湯文武而莫能

去之蓋非不欲去之也勢不可也勢之來其生人之初乎不初無以有封建封建非聖人意也彼其初與萬物皆生草木榛榛鹿豕狉狉人不能搏噬而且無毛羽莫克自奉自衛荀卿有言必將假物以為用者也夫假物者必爭爭而不已必就其能斷曲直者而聽命焉其知而明者所伏必衆告之以直而不改必痛之而後畏由是君長刑政生焉故近者聚而為羣羣之分其爭必大大而後有兵有德又有大者衆羣之長又就而聽命焉

以安其屬於是有諸侯之列則其爭又有大者焉德又
大者諸侯之列又就而聽命焉以安其封於是有方伯
連帥之類則其爭又有大者焉德又大者方伯連帥之
類又就而聽命焉以安其人然後天下會於一是故有
里胥而後有縣大夫有縣大夫而後有諸侯有諸侯而
後有方伯連帥有方伯連帥而後有天子自天子至於
里胥其德在人者死必求其嗣而奉之故封建非聖人
意也勢也夫堯舜禹湯之事遠矣及有周而甚詳周有

天下裂土田而瓜分之設五等邦君羣后布濩星羅四周於天下輪運而輻集合為朝覲會同離為守臣扞城然而降於夷王害禮傷尊下堂而迎覲者歷於宣王挾中興復古之德雄南征北伐之威卒不能定魯侯之嗣陵夷迄於幽厲王室東徙而自列為諸侯矣厥後問鼎之輕重者有之射王中肩者有之伐凡伯誅萇弘者有之天下乖盭無君君之心余以為周之喪久矣徒建空名於公侯之上耳得非諸侯之盛强末大不掉之咎歟遂

判為十二合為七國威分於陪臣之邦國殄於後封之秦則周之敗端其在乎此矣秦有天下裂都會而為之郡邑廢侯衛而為之守宰據天下之雄圖都六合之上游攝制四海運於掌握之內此其所以為得也不數載而天下大壞其有由矣亟役萬人暴其威刑竭其貨賄負鋤梃謫戍之徒圜視而合從大呼而成羣時則有叛人而無叛吏人怨於下而吏畏於上天下相合殺守刦令而並起咎在人怨非郡邑之制失也漢有天下矯秦

之枉狥周之制剖海內而立宗子封功臣數年之間奔命扶傷之不暇困平城病流矢陵遲不救者三代後乃謀臣獻畫而離削自守矣然而封建之始郡國居半時則有叛國而無叛郡秦制之得亦以明矣繼漢而帝者雖百代可知也唐興制州邑立守宰此其所以為宜也然猶桀猾時起虐害方域者失不在於州而在於兵時則有叛將而無叛州州縣之設固不可革也或者曰封建者必私其土子其人適其俗修其理施化易也守宰

者苟其心思遷其秩而已何能理乎余又非之周之事迹斷可見矣列侯驕盈黷貨事戎大凡亂國多理國寡侯國不得變其政天子不得變其君私土子人者百不有一失在於制不在於政周事然也秦之事迹亦斷可見矣有理人之制而不委郡邑是矣有理人之臣而不使守宰是矣郡邑不得正其制守宰不得行其理酷刑苦役而萬人側目失在於政不在於制秦事然也漢興天子之政行於郡不行於國制其守宰不制其侯王侯

王雖亂不可變也國人雖病不可除也及夫大逆不道然後掩捕而遷之勒兵而夷之耳大逆未彰姦利浚財怙勢作威大刻于民者無如之何及夫郡邑可謂理且安矣何以言之且漢知孟舒於田叔得魏尚於馮唐聞黄霸之明審覩汲黯之簡靖拜之可也復其位可也卧而委之以輯一方可也有罪得以黜有能得以賞朝拜而不道夕黜之矣夕受而不法朝斥之矣設使漢室盡城邑而侯王之縱令其亂其人戚之而已孟舒魏尚之

術莫得而施黃霸汲黯之化莫得而行明譴而導之拜
受而退已違矣下令而削之締交合從之謀周於同列
則相顧裂眦勃然而起幸而不起則削其半削其半民
猶瘁矣曷若舉而移之以全其人乎漢事然也今國家
盡制郡邑連制守宰其不可變也固矣善制兵謹擇守
則理平矣或者又曰夏商周漢封建而延秦郡邑而促
尤非所謂知理者也魏之承漢也封爵猶建晉之承魏
也因循不革而二姓陵替不聞延祚今矯而變之垂二

百祀大業彌固何繫於諸侯哉或者又以為殷周聖王也而不革其制固不當復議也是大不然夫殷周之不革者是不得已也葢以諸侯歸殷者三千焉資以黜夏湯不得而廢歸周者八百焉資以勝殷武王不得而易狥之以為安仍之以為俗湯武之所不得已也夫不得已非公之大者也私其力於己也私其衛於子孫也秦之所以革之者其為制公之大者也其情私也私其一己之威也私其盡臣畜於我也然而公天下之端自秦

始夫天下之道理安斯得人者也使賢者居上不肖者居下而後可以理安今夫封建者繼世而理繼世而理者上果賢乎下果不肖乎則生人之理亂未可知也將欲利其社稷以一其人之視聽則又有世大夫世食祿邑以盡其封略聖賢生於其時亦無以立於天下封建者為之也豈聖人之制使至於是乎吾固曰非聖人之意也勢也

## 平刑論

柳宗元

余既爲斷刑論或者以釋刑復于余其辭云云余不得已而爲之一言焉夫聖人之爲賞罰者非他所以懲勸者也賞務速而後有勸罰務速而後有懲必曰賞以春夏而刑以秋冬而謂之至理者僞也使秋爲善者必俟春夏而後賞則爲善者必怠春夏爲不善者必俟秋冬而後罰則爲不善者必懈爲善者怠爲不善者懈是敺天下之人而入于罪也敺天下之人入于罪又緩而慢之以滋其懈怠此刑所以不措也必使爲善者不越月

踰時而得其賞則人勇而有勸焉為不善者不越月踰時而得其罰則人懼而有懲焉為善者日以有勸為不善者日以有懲是敺天下之人而從善遠罪也敺天下之人而從善遠罪是刑之所以措而化之所以成也或者務言天而不言人是惑于道者也胡不謀之人心以熟吾道吾道之盡而人化矣是知蒼蒼者焉能與吾事而暇知之哉果以為天時之可得順大和之可得致則全吾道而得之矣全吾道而不得者非所謂天也非所

謂大和也是亦必無而已矣又何必枉吾之道曲順其時以諂是物哉吾固知順時之得天不如順人順道之得天也何也使犯死者自春而窮其辭欲死不可得貫三木加連鎖而致之獄更大暑者數月痒不得搔痺不得搖痛不得摩饑不得時而食渴不得時而飲目不得瞑支不得舒怨號之聲聞于里人如是而大和之不傷天時之不逆是亦必無而已矣彼其所宜得者死而已也又若是焉何哉或者乃以為霜雪者天之經也雷霆

者天之權也非常之罪不時可以殺人之權也當刑者必順時而殺人之經也是又不然夫雷霆霜雪者特一氣耳非有心於物者也聖人有心於物者也春夏之有雷霆也或發而震破巨石裂大木木石豈為非常之罪也哉秋冬之有霜雪也舉草木而殘之草木豈有非常之罪也哉彼豈有懲于物也哉彼無所懲則效之者感也果以為仁必知經智必知權是又未盡于經權之道也何也經也者常也權也者達經者也皆仁智之事也

離之滋惑矣經非權則泥權非經則悖是二者强名也曰當斯盡之矣當也者大中之道也離而為名大中之器用也知經而不知權不知經者也知權而不知經不知權者也偏知而謂之智不智者也偏守而謂之仁不仁者也知經者不以異物害吾道知權者不以常人怫吾慮合之於一而不疑者信於道而已者也且古之所以言天者蓋以愚蚩蚩者耳非為聰明睿智者設也或者之未達不思之甚也

## 舊臣論　李德裕

或問先王論道之臣事後王乎曰不改先王之道則事之改先王之道則去之以事堯之心事舜禹者其臯陶益稷乎以事武王之心事成王者其周召乎以事漢高之心事惠帝者其蕭曹乎曹參尚不易蕭何之規況高祖之道昔區區楚國醴酒不設穆生先去且穆生豈爲己也蓋傷廢先王之道不忍見後王之靣其不去者焉得免胥靡之恨哉魏晉以降居相位者皆靦靣愧心而

已又有攘臂於其間者猗撫先王之道以諱舊過改張先王之道以媚新君棄先王之故老以掩其羞用先王之罪人以協其志若天地間無神明則已儻有神明鬼得而誅之矣

臣子論 李德裕

士之有志氣而思富貴者必能建功業有志氣而輕爵祿者必能立名節二者雖其志不同然時危世亂皆人君之所急也何者非好功業不能以戡亂非重名節不

能以死難此其梗槩也好功業者當理平之世或能思亂唯重名節者理亂皆可以大任平澹和雅世所謂君子者居平必不能急病理煩遭難亦不能捐軀濟危可以羽儀朝廷潤色名教如宗廟瑚璉園林鴻鵠雖不常為人用而自然可貴也然世亦有不拘小疵而能全大節者如陳平背楚歸漢漢王疑其多心令護諸將又疑其受金可謂不能以名節自固矣及功成封侯辭曰非魏無知臣安得進漢高曰若子可謂不背本矣其後竟

誅諸吕以安劉氏近日宰相上官儀詩多浮豔時人稱為上官體實為正人所病及高宗之初竟以謀廢武后心存王室至於宗族受禍郭代公倜儻不羈之士也少不以名節自檢當蕭岑内難保護睿宗雖履危機竟全臣節則名節之間不可以一槩論也陳平能不背魏無知所以必不負漢王矣今士之背本者人君豈可保之哉

忠諫論 李德裕

人君拒諫有二一曰生於愛名二曰不能去欲雖桀紂桓靈之君未能忘名自知為惡多矣畏天下之人知之將謂諫則惡不可掩故不欲人之諫已如晉獻非驪姬寢不安齊桓非易牙食不美必不能去之亦不欲人諫己人臣忠諫亦有二欲道行於君可使身安國理者其辭婉欲名高後世不顧身危國傾者其辭訐若考叔啟大隧以成莊公之孝倉唐獻犬鴈以復文侯之愛留侯封雍齒以安羣臣招四皓以定惠帝此所謂婉也諫大

夫言娉不為王白馬令言帝欲不諦激主之怒自有其名望其聽從固不可得此所謂訐也漢元帝欲御樓船薛廣德當乘輿諫曰臣自刎以血汚車輪則陛下不入廟矣張猛曰乘船危就橋安聖主不乘危元帝曰曉人不當如是耶則知諫之道在於婉矣唯英主必能從諫何者自知功德及生人者大矣雖有小惡不諱人言如漢高械繫蕭相國及聞王衛尉之言曰我不過為桀紂主而相國為賢相此所謂不諱也近日名臣王石泉居

相時子為眉州司士天后嘗問曰卿在相位子何遠乎對曰廬陵是陛下愛子今猶在遠臣之子焉敢相近有以見君子之心亦倉唐之比也

王言論　李德裕

夫帝王與羣臣言不在援引古今以飾雄辨唯在簡而當理雄辨不足以服姦臣之心唯能塞諍臣之口昔田蚡請考功地益宅武帝曰遂取武庫衛將軍言郭解家貧又曰布衣權至使將軍知此其家不貧殷仲文言晉

樂好之自觧宋祖曰吾秖恐觧此謂簡而當理足使姦臣奪心邪人破膽矣予歴事六朝𢿙諳二主文宗辭皆文雅而未嘗騁辯武宗言必簡要而不為文飾皆得君人之量能盡臣下之詞豈唯王言如是人臣亦當然也其有辯若波瀾辭多枝葉文經意而飾詐矯聖言以蔽聰此乃姦人之雄游説之士馬得謂之獻替哉為臣者當戒於斯慎於斯必不獲罪於天矣

## 臣友論　李德裕

君之擇臣士之求友當以氣志爲先患難爲急漢高以周勃可屬大事又曰安劉氏者必勃也文帝戒太子曰即有緩急亞夫真可任將兵此皆得於志氣之間而後知可以託孤寄命矣何者人君不能無緩急士君子未嘗免憂患故漢高知周勃可托文帝識亞夫可任信陵降志於朱亥袁盎不距于劇孟夫周文以閎夭而禦侮趙宣以彌明而免難孔聖得仲由而不聞惡言宋祖失穆之而謂人輕我則擇臣求友得不先此乎太倉令淳

于公歎生子不生男緩急非有益也緹縈自傷乃上書贖父罪詩曰鶺鴒在原兄弟急難父子兄弟未嘗不以赴急為仁孝況朋友之際本以義合貴盛則相望以力憂患而不拯其危自保榮華坐視顛覆可不痛哉昔衛青之衰也故人多事冠軍而任安不去吳章之敗也門人更名他師而幼孺自劾此所以可貴也善人良士祇可以淡水相成虛舟相值鬬其患也則策足先去曰見幾而作不俟終日知其危也則奉身而退曰既明且哲

以保其身良士之於人如是曷若識劇孟朱亥哉

英傑論　李德裕

帝王之於英傑當須御之以氣結之以恩然後可使也若不以英氣折之而寵以姑息則驕不可任若不以恩愛結之而肅以體貌則怨不為用駕馭之術唯漢高祖盡之黥布歸漢高祖方踞床洗而召布入見布大怒悔來欲自殺出就舍帳服御飲食從官如漢王居布又大喜過望武帝踞廁見衛青青以大將軍之貴而隷人畜

之此不得不絶大漠而盪羣豨獫狁也蜀先主與關張二公同卧起而稠人廣坐侍立終日皆用此道故能成功夫御英傑使猛將與見道德之人接方正之士不同也不可以繁禮飾貌以浮辭足言宜洞開胷懷令見肝肺氣攝其勇恩結其心雖踞洗召之不為薄矣禄山夷狄之譎詐者也非將門英豪草萊奇傑其戰鬬之氣擊刺之才去關張遠矣天寶末受専征之任託不御之權入朝賜宴坐内殿西序鷄障之下非其所據果蓄異圖

幽陵厲階至今為梗蓋恩甚驕盈以比於此儻以徒隸
蓄之豈有斯恨

賓客論 李德裕

古人稱周公吐握下士而天下歸心唯周公則可何也
文王之子武王之叔父于天下無嫌矣故唯周公則可
稟上聖之資邪不得入是以好士不為累也漢武為戾
太子立博望苑使通賓客多以異端進者始皆欲招賢
人而天下賢人少小人多賢人難進小人易合難進者

鴻寔易合者膠固矣何以知之劉濞有枚乘鄒陽不用其言而應高田祿伯為其羽翼劉武有鄒陽韓安國不用其謀而羊勝公孫詭為其腹心劉安行陰德好文辭雖愛神仙黃白未害為善終以左吳被敗以是而知雖骨肉之親非周公聖德皆不可也班固稱四豪者六國之罪人也今不復論矣呂不韋習戰國之餘風陳豨值漢網之疎闊逮乎魏其武安終以權勢相傾自武安之後天子切齒衛霍改節則賓客之為害固可知矣公孫

弘起客館開東閣以延賓客賢人與參謀議非也然謂之賢人必非黨附朝宰交亂將相者矣其時武帝躬親萬機嚴明御下人自中法不敢為非宰相唯有平津政出一孔自然無傾奪之勢其賓客故人不居顯位未足為朝廷患也然主父偃言朔方地肥饒沮河蒙恬城以逐匈奴滅寇之本公孫弘以為不可朱買臣發十難弘不能得其一又奏人不得挾弓弩吾丘壽王以為不便上以難丞相丞相詘服則知平津之賓客不及天子之

近臣明矣雖有賔客何益於謀議哉況世秉大政者常不下三四人而輕薄游相門與柳槐齊列所謀以傾奪為首所議以勢利為先是以魏其武安之徒共成禍敗劉班殷鐵之客不相往來又役奸智獻奇計者導其邪徑苟合匪人世道險巇無不由此昔漢武謂田蚡曰君除吏盡未吾亦欲除吏良帝責鄭崇曰君門如市人何以欲禁切主上皆賔客之害也余謂丞相閉閣謝絶賔客則朝廷靜矣

豪俠論　李德裕

袁盎汲黯皆豪俠者也若非氣蓋當世義動明主豈有是名哉袁盎曰緩急人所有故善劇孟匿季心汲黯好遊俠任氣節善灌夫所以知其然也余斯言豈徒妄發揚子所謂孟軻之勇類於是夫俠者蓋非常之人也雖以然諾許人必以節義為本義非俠不立俠非義不成難兼之矣所謂不知義者感匹夫之交校君父之命為貫高危漢祖者是也所利者邪所害者正為梁王殺袁

盗者是也此乃盜賊耳焉得謂之俠哉唯鉏麑不賊趙孟承基不忍志寧紇于承基為承乾賊于志寧見其執喪盡哀不忍害之也斯為真俠矣淮南王惲汲黯以其守節死義所以易公孫弘如發蒙耳黯實氣義之兼者士之任毒而不知義皆可謂之盜矣然士無氣義者為臣必不能死難求道必不能出世近代房孺復問徑山大師欲習道可得至乎徑山對曰學道者唯猛將可也身首分裂無所顧惜由是而知士之無氣義者雖為桑門亦不足觀矣

## 謀議論　李德裕

欲知謀議之用捨身名之榮辱觀其立論可知也切於時機明于利害人主易曉當世可行其謀必用而終有後咎鼂錯主父偃是也何者切時機明利害皆怨誹所由生享其利而自罹其害謀闊意中言高旨遠其道可法其術則疏必有高名而不用於世貫山王陽是也謀議不行故能無患智足應變道可與權言雖切於人情意常篤于禮義謀不盡用而身無近憂賈誼是也故當

漢文之世亦無髙位余門客崔世叔即宋廣平之維私也崔世叔名犯廟諱又常預燕公代公之戎幕故知三丞相才業甚備曰廣平好言政事燕公好言文學至於經國遠慮意鮮及之與代公言初若涉川未知所止寥廓廣大莫見津涯味之既深思意逾密代公常為西北邊將帥論四夷事慮必精遠則崔之言信有徵矣凡侍坐于君子聞其言可以知其才術遠近用此道也

朋黨論　李德裕

治平之世教化興行羣臣和於朝百姓和於野人自砥礪無所是非天下焉有朋黨哉仲長統所謂同異生是非愛憎生朋黨朋黨致怨讎是也東漢桓靈之朝政在閹寺綱紀以亂風教寖衰黨錮之士始以議論疵物於是危言危行刺譏當世其志在於維持名教斥遠佞邪雖乖大道猶不失正今之朋黨者皆依倚倖臣誣陷君子鼓天下之動以養交游竊儒家之術以資大盜（大盜謂倖臣也）所謂教猱升木嗾犬害人穴居城社不可薰鑿漢之

黨錮為理世之罪人矣令之朋邪又黨錮之罪人矣仲長統曰才智者亦姦宄之羽翼勇氣者亦盜賊之爪牙誠如是言然辨之未盡如是者皆小才小勇秪能用詭道入邪徑鼠牙穿屋虺毒螫人如巨海陰夜百色妖露焉能白日為怪哉大道之行當虀粉矣

奇才論 李德裕

開成初余作鎮淮甸會有朝之英彥廉問剖符于東南者相繼而至予與之讌言皆曰聖上謂丞相鄭公覃李

公固言李公石曰李訓稟五常之性服人倫之教則不及卿等然天下之才卿等皆不如也三丞相黙然而退予曰李訓甚狂而愚曾不及于徒隸焉得謂之奇才也自古天下有常勢不可變也昔陳平之患呂宗而計無所出嘗閒居深念陸賈由戶而進不之覺也賈揣知其情言曰將相和則社稷安矣因為畫策陳平乃寤由是以黃金為絳侯壽將相交歡以敗産祿近世五王之誅二張也漢陽王召大將軍李多祚謂曰將軍爵服隆貴

誰人與之曰大帝與之將軍貲産富侈誰人與之曰大帝與之將軍子弟榮祿誰人與之曰大帝與之因謂曰感大帝恩乎多祚潸然泣下又謂曰今大帝之子深居鶴禁危若綴旒將軍豈有意乎多祚遂感慨受命與之定策元載之圖魚朝恩也以崔昭尹神州俾昭日請苑中宰醴及開饌因與北門大將軍王駕鶴等結歡共籌陰計而朝恩竟敗夫舉大事非北門無以成功此所謂天下之常勢也李訓因守澄得幸雖職在近密而日夕

遊於禁中出入無礙此時挾守澄之勢與天子契若魚水北軍諸將望其顧盻與目覩天顏無異若以中旨諭之購以爵賞即諸將從之勢如風靡矣訓捨此不用而欲以神州靈臺游徼博擊之吏抱關擁篲之徒以當精甲利兵亦猶霜遴之禦烈火矣賴中人覺其變未及其亂向使訓計畫行所誅者不過侍從數百人而已其徒尚數千人與北門協力報怨則天下横流矣何以知之昔竇武之舉事也以五校士數千人屯都亭下中官矯

詔令張奐率營士與陣對陣乃大呼武軍曰竇武反汝皆禁兵當宿衛宫省何故隨反者乎自旦至食時兵降略盡由是知自前代以來禁軍唯畏伏中官宰臣馬能使其効死嗟乎焚林而畋明年無獸竭澤而漁明年無魚既經李訓猖獗則天下大勢亦不可用也

近世良相論　李德裕

客謂予曰揚子法言有重黎顔騫二篇（顔子名犯廟諱不書）品藻漢之將相敢問近代良相可得聞乎予曰唯唯夫股肱

與君同體四海之所贍也恩義至重實先於愛敬非社稷大計不可以强諫亦猶父有諍子不獲已而諍豈可以爲常也唯宜將明獻替致其主於三代之隆孝經曰天子有諍臣七人非宰相之職也必求端士正人以當言責遵其謇諤救其患難而已唯聖人言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馬用彼相此亦將明獻替之謂也使其君昭明令德不至于顛危也漢之良相數十人矣公孫弘開陳其端而不肯廷辯固未可也蕭望之剛不護闕王嘉

許丙犯上致元哀二后有信讒邪之惡戮忠直之名此其失者也魏相薛廣德持重守正弼諧盡忠可謂得宰相體矣近世貞以制動思在無邪松栢所以後凋蓊萑由是不採貴不恚失言必匪躬似薛廣德者鄭丞相陳丞相有之矣此謂故右僕射鄭司徒故左僕射陳司徒麟之為瑞也仁而不觸玉之為寶也廉而不劌恕以及物善不近名高朗令終天下無怨似丙博陽者王丞相鄭丞相有之矣此謂故中書王丞相故鄭丞相好古洽聞應變膚敏幾可以成務智足以取

捨仁愛樂善勤瘁奉公逢時得君不失其正似倪寬者韋丞相李丞相有之矣此謂故中書韋司空故侍中李司空困于䲵鵵以盡天涯雖劍光不沉而鸞翮長鎩靈均之九死無悔柳惠之三黜非辜既歿不瞑號于上帝似蕭望之者所謂李丞相矣此謂故淮李司空也予亦同病莫保其主知我者以為忠亦已鮮矣庶乎數世之後朋黨稍息以俟知音耳

折羣疑相論 李德裕

夫相之相在乎清明將之相在乎雄傑清明者珠玉是

也為天下所寳雄傑者虎兕是也為百獸所伏然清者必得大權不能享豊富雄者必當昌侈不能為大柄兼而有之者在乎粹美而已予頃歲蒞淮海屬縣有盱眙而山多珉玉剖而為器清明洞徹雖水精明氷不如也而價不及凡玉終不得為至寳以其不粹也清而粹者天也故高不可測清而澈者泉也故深亦可察此其大略也余嘗精而求之多士以才為命婦人以色為命凡賦是美者必將有以貴之才高者雖孟嘗眇小蔡澤折

頻亦居萬人之上邑美者雖鉤弋之拳子夫之賤亦爲萬乘之偶然而粹者必身名俱榮福禄終泰張良是也擇士能用此術可以拔十得九無所疑也

禱祝論 李德裕

聖人二字集作語曰丘之禱久矣又曰祭則受福豈非聖人與天地合德與鬼神合契無所請禱而禱必感通唯牧伯之任不可廢也失時不雨稼穡將枯閉閤責躬百姓不見若非遍走羣望則皆謂太守無憂人之意雖在畎

亟不絶歎者余前在江南毁淫祠一千一十五所可謂不諂神黷祭矣然歳或大旱必命集作令掾屬祈請積旬無效自躬行未嘗不零雨隨車或當宵而應其術無他唯至誠而已將與祭必閒居三日清心齋戒雖禮未申於洞酌而意已接於神明所以理郡八年歳皆大稔江南集作左黎庶謳謠至今古人乃有翦爪致詞積薪自誓精誠集作意上達雨必滂沱此亦至誠也茍誠能達天信能及物焉用以肌膚自苦焦爛為期動天地感鬼神莫

尚於至誠故備物不足報功禴祭所以受福余以為人患不誠天之去人不相遠矣

食貨論　李德裕

人君不以聚貨致用之臣處將相弼諧之任則姦邪無所容矣左右貴倖知所愛之人非宰相之器以此職為發身之捷徑取位之要津皆由此汲引以塞訕謗一作論領其一作此職者竊天子之財以為之賄聚貨者所以得升矣一有貴字操其竒贏乘上之急售於有司以取倍利制

用者所以得進矣二司皆有官屬分部以主郡國貴倖得其寶賂多託賈人汙吏處之頗類牧羊而畜豺養魚而縱獺欲其不侵不暴焉可得也故盜用貨泉多張空簿國用日蹙生人日困揚雄上書言漢武運帑藏之財填盧山之壑令貨入權門甚於是矣孟獻子有言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子輿以利國為非揚雄以榷酤興歎稱其職者必能挾商工之術有良賈之才壽昌習分銖之事弘羊析秋毫之數小人以為能君子所不忍

為也卜式言天久不雨獨烹弘羊天乃雨焉有仲尼之嗚鼓將攻卜式之欲烹致雨而反居相位可不為之甚慟哉

## 戰論　杜牧

兵非脆也穀非殫也而戰必挫北是曰不循其道也故作戰論焉

河北視天下猶珠璣也天下視河北猶四支也珠璣苟無豈不活身四支苟去吾不知其為人何以言之夫河

北者俗儉風渾淫巧不生樸毅堅強果於戰耕名城堅壘峉嶭相貫高山大河盤互交鎖加以土息健馬便於馳敵是以出則勝處則饒不窺天下之産自可封殖亦猶大農之家不待珠璣然後以為富也天下無河北則不可河北既失則精甲鋭卒利刀長弓健馬無有也卒然夷狄驚四邊摩封疆出表裏吾何以禦之是天下一支兵去矣河東盟津滑臺大梁彭城東平盡宿厚兵以塞虜衝是六郡之師嚴飾護疆不可他使是天下二支

兵去矣六郡之師厥数三億低首仰給横拱不為則淞淮已北循河之南東盡海西叩洛經數千里赤地盡取纔能應費是天下三支財去矣咸陽西北戎夷大屯嚇呼膻腥徹於帝居周秦單師不能排闢於是盡剷吳越荆楚之饒以啖兵戍是天下四支財去矣乃使吾用度不周徵徭不常無以膏齊民無以接四夷禮樂刑政不暇修治品式條章不能備具是天下四支盡解頭腹兀然而已焉有人解四支其自以能久為安乎今者誠能

治其五敗則一戰可定四支可生夫天下無事之時殿閣大臣偷處榮逸為家治具戰士離落兵甲鈍弊車馬刓弱而未嘗為之簡帖整飭天下雖然盜發則疾歐疾戰此宿敗之師也何為而不北乎是不蒐練之過者其敗一也夫百人荷戈仰食縣官則挾千夫之名大將小裨操其餘贏以敵壯為幸以師老為娛是執兵者常少糜食者常多築壘未乾公囊已虛此不責實料食之過其敗二也夫戰輙小勝則張皇其功奔走獻狀以邀上

賞或一日再賜一月累封凱還未歌書品已崇爵命極矣田宮廣矣金繒溢矣子孫官矣馬肯捜奇外死勤於戎矣此賞厚之過其敗三也夫多喪兵士顛翻大都則跳身而來刺邦而去迴視刀鋸菜色甚安一歲未更旋已立於壇壝之上矣此輕罰之過其敗四也夫大將將兵柄不得專恩臣詰責第來揮之至如堂然將陣殷然將鼓一則曰必為偃月一則曰必為魚麗三軍萬夫環旋翔佯慌駭之間虜騎乘之遂取吾之鼓旗此不專任

責成之過其敗五也元和時天子急太平嚴約以律下常團兵數十萬以誅蔡天下乾耗四歲然後能取此蓋五敗不去也長慶初盜據子孫悉來走命是內地無事天子寛禁厚恩與人休息未幾而燕趙甚亂引師起將五敗益甚登壇注意之臣死竄且不暇復焉能加威於反寇哉今者誠欲調持干戈灑埽垢汚以為萬世安而乃踵前非踵前非是不可為也古之政有不善士傳言庶人謗發是論者亦且將書於謗木傳於士大夫非偶

而已

守論 杜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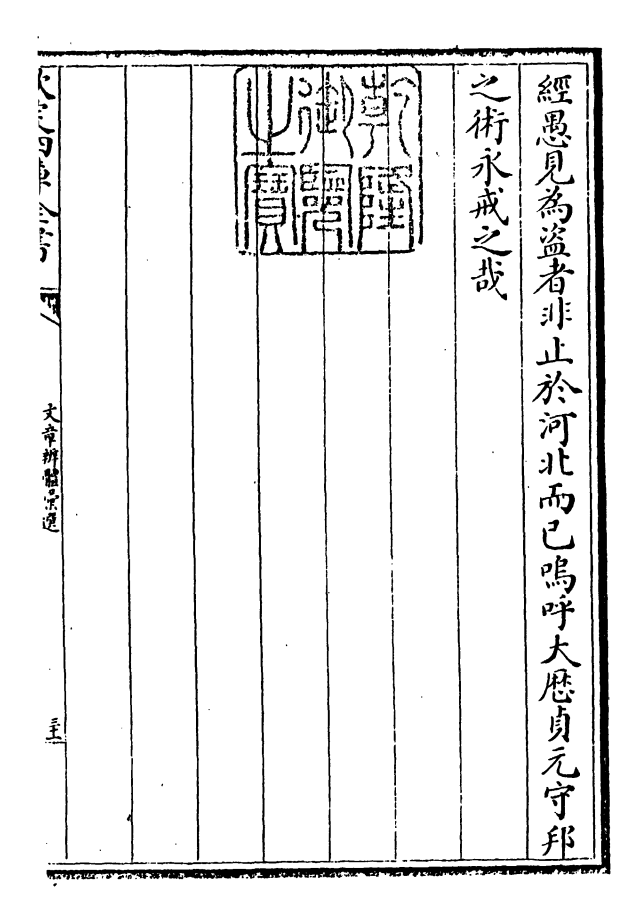
往年兩河盜起屠囚大臣剗戮二千石國家不議誅洗束兵自守反修大歷貞元故事而行姑息之政是使逆輩益橫終唱患禍故作守論焉

厥今天下何如哉干戈朽鈇鉞鈍含引混貸煦育逆孽殆為故常而執事大人曾不歷算周思以為宿謀方且嵬岸抑揚自以為廣大繁昌莫已若也嗚呼其不知乎

其後寖頓顛傾而後為之支計乎且天下幾里列郡幾所而自河以北蟠城數百金堅蔓織角奔為寇伺吾人之顚頽天時之不利則將與朋伍羅絡郡國將駭亂吾民於掌股之上耳今者及吾之壯不圖擒取而乃偷處恬逸次第相符以為後世子孫背脅疽根此復何也今之議者咸曰夫倔强之徒吾以良將勁兵為銜策高位美爵充飽其腸安而不撓外而不拘亦猶豢擾虎狼而不怫其心則忿氣不萌此大歷貞元所以守邦也亦何

必疾戰焚煎吾民然後以為快也愚曰大歷貞元之間適以此為禍也當是之時有城數十千百卒夫則朝廷待之貸以法故於是乎闊視大言自樹一家破制削法角為尊奢天子養威而不問有司守恬而不呵王侯通爵越錄受之覲聘不來几杖扶之逆息强嗣皇子嬪之裝緣彩飾無不備之是以地益廣兵益强僭擬益甚侈心益昌於是土田名器分劃大盡而賊夫貪心未及畔岸遂有淫名越號或帝或王盟詛自立恬淡不畏走兵

西略以飽其志者也是以趙魏燕齊卓起大倡梁蔡吴蜀躡而和之其餘混澒軒嚣欲相效者往往而是運遭孝武宵旰不忘前英後傑夕思朝議故能大者誅鋤小者惠來不然周秦之郊幾為犯獵哉大抵生人油然多欲欲而不得則怒怒則爭亂隨之是以教笞於家刑罰於國征伐於天下此所以裁其欲而塞其爭也大歷貞元之間盡反此道提區區之有而塞無涯之爭是以首尾指支幾不能相運掉也今者不知此非而反用以為



經愚見為盜者非止於河北而已嗚呼大歷貞元守邦之術永戒之哉

文章辨體彙選卷四百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文章辨體彙選卷四百十三
四

詳校官中書臣李　彤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范來宗

謄録監生臣江　晉

文章辨體彙選卷四百十三

明　賀復徵　編

論二十二

君臣論　宋徐鉉

君人者推赤心以接下者也臣人者推赤心以事上者也上下交感政是以和故大易之義在上者其道下降在下者其道上行則曰天地交泰上者自居其上下者

自居其下則曰天地不交否然則為上而下降甚易為下而上達甚難何者君人者其勢足以行人之道其貴足以顯人之德其富足以聚人其義足以感人賢人君子望景而歸之理自然也茍不逆之可矣又況於禮致之者哉故齊桓之德薄也猶能使管仲受執甯戚扣角況聖君乎此易之效也人臣者在貧賤之中處疎遠之地有上下之隔有左右之蔽自媒則有暗投之患因人則有茍合之譽禮秩之不足則不肯進也況不禮之哉

故以仲尼之聖懷救世之心歷聘七十而不一遇況常人乎此難之效也然則士之失君所喪者富貴耳莊老吏隱於陵躬耕商皓采芝君平賣卜未失其所以為士也君之失士或喪既安之業或敗垂成之功紂踣于京厲流于彘魯哀奔吳項羽屠裂則失其所以為君也聖帝明王鑒其若此故屈己以下士推誠以接物軒轅問道於下風唐堯求賢於側陋周公吐餐於白屋漢祖輟洗於布衣況朝廷之臣乎夫朝廷之臣位有前後任有

小大至於君臣之分誠心所感其揆一也詩曰嗟我懷人寘彼周行卿士大夫各居其位所謂周行也言周行之中皆所懷之人也書曰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大疑大政也庶民猶與焉況羣臣乎此治世之主至公之義也世之衰也疎公卿而親近習慢君子而狎佞人親而狎之也以為腹心疎而憚之也以為讐敵是政出於羣小而責及於大臣如此而不亂未之有也君子之事上也近之不敢佞遠之不敢怨受命

無二慮臨難無苟免小人之事上也遠之則懟近之則
比受命則顧望臨難則幸生人君不能熟察也以爲我
之所親彼亦盡忠我之所疎彼亦懷二於是聽鑒惑於
外精神滑於中及亂之來也小人無忘生之節君子非
死難之所楚靈殞於乾谿二世弑於望夷而莫之救也
其所繇者自私與自勝也自私故懟與君子言自勝故
憚與君子言此小人所以易見親君子所以易見疎也
夫亡國非無賢臣亂主非獨坐於堂上也用心之不一

也書曰一哉王心詩曰淑人君子其儀一兮人君用心一則賢臣知所從矣

持權論 徐鉉

天下所以奉者君也君之所以尊者權也權者非他也賞罰而已矣賞公則當善而為善者進矣罰公則當惡而為惡者退矣若然則君子在位小人在野而權不在公室者未之有也中才之君知賞罰之權不可失而不知所以守之之道欲人之懷己也則必賞自我出欲人

之畏已也則必罰自我行此亂之本也老子曰為者敗之執者失之賞罰者受之於先王行之於有司人君正其本過其淫而已苟自為之而自執之其與幾何尚書數堯之德曰聰明文思及其舉舜也則四岳師錫堯曰予聞如何朕其試哉夫堯既聞舜之行賢猶待四岳舉然後登用此則賞不必已出也周公作萬代之典設三聽之法衆聽則殺之衆疑則赦之此則罰不必已出也漢高祖氣吞羣雄威振海外然而不敢以私忿誅季布

不敢以私恵賞丁公秦始皇親治庶務以衡石自程羣臣莫得專任而秦漢之成敗豈不明哉然則賞罰在於公不在於自執必矣魏晉已降剏業之君才畧冠世功勲震主既當失政之代遂踐數終之運後世人君懲其若是故憎疾勝己誅鋤髙名所謂同歸於亂者也昔楚莊王謀事而當羣臣莫能及退而有憂色曰楚國之大而羣臣莫吾及吾國其亡乎此所以飲馬於河也漢髙祖自謂不如三傑而能用之所以有天下也梁武在雍

州時破魏將王肅得其布箱書見魏帝手勑曰吾聞蕭
衍善用兵勿與鬬其威名如此及其為帝也乃用臨川
王宏貞陽侯明為將在竟陵府時與謝朓王融之儔齊
名及其為帝也乃用陸驗石珍為心膂何者患其失權
貪其易制曾不知亡國之釁始基於此也夫權者非謂
其強臣專政王命不行前邀九錫後徼殊禮也蓋人君
有偏聽焉有偏好焉偏聽則朋黨有所附矣偏好則姦
邪有所入矣朋黨勢固姦邪在側人主以不聞過為賢

不違命為治如是則賞罰者朋黨之所為而假於人主矣當時之人知其如此亦且棄正義而事朋黨背公室而向私門非徒競利且以避害然則權安在哉後魏孝明時衛士數千人焚領軍張彞宅殺其父子朝廷懼以為亂也止誅八人餘並釋之高歡時在民間聞而歎曰亂之始也乃散家財招集亡命卒移魏祚魏人不知失權之始在乎孝明及高氏執政方云祿去公室不亦晚乎誠令人君用法公共接下均一善善而能用之惡惡

而能去之不以己之私防天下之義雖復體非聖賢蓋亦思過半矣嗚呼斯道也甚易知甚易行甚易效而鮮能行者蓋夫疑信之際食旦夕之便因循僶俛以至政隳勢敗而自不之知也傳曰失之毫釐差以千里豈虛言哉

## 根本論 石介

善爲天下者不視其治亂視民而已矣民者國之根本也天下雖亂民心未離不足憂也天下雖治民心離可

憂也人皆曰天下國家孰為天下孰為國家民而已有民則有天下有國家無民則天下空虛矣國家名號矣空虛不可居名號不足守然則民其與天下存亡乎其與國家衰盛乎自古四夷不能亡國大臣不能亡國惟民能亡國民國之根本也未有根本亡而枝葉存者故桀之亡以民也紂之亡亦以民也秦之亡亦以民也漢有平城之危諸呂之難七國之反王莽之奪漢終不亡民心未去也唐有武氏之變祿山之禍思明朱泚宗權

希烈諸侯之叛唐終不亡民心未去也夫四夷大臣非不能亡國民心尚在也觀漢高祖文景唐太宗其有以結民心之固王莽奪取漢已亡矣而民尚思漢恩未已故光武乘之中興武氏祿山朱泚思明宗權希烈諸侯之亂唐已亡矣而民尚思唐德未已故終至於二百年民之未叛也雖四夷之强諸侯之位大臣之勢足以移國足傾天下而終不能亡也莽等不能亡漢武氏祿山諸寇不能亡唐是也民之叛也雖以百里雖以匹夫猶

能亡國湯以七十里亡夏文王以百里亡商陳勝以匹夫亡秦是也噫民之未叛也雖四夷諸侯大臣不臣不能亡國況匹夫乎民之叛也雖匹夫猶能亡國況四夷乎矧諸侯乎矧大臣乎噫為天下國家者可不務民乎書曰可畏非民孟子曰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故古之天子重民也不敢侮於鰥寡民雖匹夫也有姦雄有豪傑有義勇伊尹呂望義勇也陳勝豪傑也黄巢姦雄也伊尹呂望不忍桀紂之民塗炭奮於畊釣起佐湯武

放桀伐紂義勇矣夫陳勝不堪秦之民苦役憤然舉兵以誅秦豪傑矣夫黄巢伺唐之隙因民之饑聚兵以擾天下姦雄矣夫書曰可畏非民有姦雄有豪傑有義勇可不畏乎是以聖人不敢侮於鰥寡蓋不可以匹夫待民也孟子謂民貴社稷次君輕蓋不敢以萬乘驕民也吁昏君庸主不知民為天下國家之根本以草芥視民以鹿豕視民故民離叛天下國家傾喪嗚呼民可忽哉

臣觀太祖皇帝太宗皇帝真宗皇帝皇帝陛下養民勤

矣愛心至矣然而天下之民困其故何哉郡守縣令濫也僧尼多也祠廟繁也差役重也支移遠也貢獻勞也館驛弊也吏易數也兼并盛也游惰衆也今欲息民之困在擇郡守縣令減僧尼禁祠廟省差役罷支移停貢獻寛館驛久使任抑兼并斥游惰謹求其利病而各著於篇

才德論 司馬光

世之所謂賢者何哉非才與德之謂邪二者殊異不可

不察所謂才者存諸天德者存諸人智愚勇怯才也愚不可強智怯不可強勇四者有常分而不可移故曰存諸天善惡逆順德也人茍棄惡而取善變逆而就順孰禦之哉故曰存諸人譬之於物金可以為鍾可以為鼎玉可以為珪可以為璧此存諸人者也玉不可以為鍾鼎金不可以為珪璧此存諸天者也存諸天者聖人因而用之存諸人者聖人教而成之雖然自非上聖必有偏也厚於才者或薄於德豐於德者或殺於才鈞之不

能兩全寧捨才而取德昔者鄷舒有三雋才恃之而不務德晉滅之智宣子將以瑤為後智果曰不如宵也瑤之賢於人者五其不逮者一也美鬚長大則賢射御足力則賢技藝畢給則賢巧文辯慧則賢彊毅果敢則賢如是而甚不仁以其五賢陵人而以不仁行之智宗必滅宣子弗聽智氏果亡故曰寧捨才而取德抑又聞之為國家者進取莫若才守成莫若德進取不以才則無功守成不以德則不久陳平貪污之人也韓信無恥之

士也樊噲屠者而酈食其酒徒也天下之至賤無行者也然其才皆有過人者漢祖舉而用之故蹶秦仆項而卒兼天下也魏國置相而用田文吳起不悅與之論功田文曰我戰鬬治民皆不如子若主幼國危大臣未附百姓不信當是時屬之子乎屬之我乎吳起乃謝曰屬之子矣此言田文無他技能惟忠厚可信也夫有德者必不反其君故可以託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為社稷臣有才者不必忠信故以羈策御之而為德者役也然則

德者掌也才者指也掌亡則指不可用矣是故民者田也國者苗也才耒耜也德膏澤也進取不以才猶無耒耜而耕也雖勤濯溉不能生矣守成不以德猶既種而無膏澤也苗槁無日矣故人主利其耒耜以墾治其民而封殖其國又引膏澤以溉之使其本根深固而枝葉後茂故子孫謹守其畔獲而食之而已復何為哉

近名論 范仲淹

老子曰名與身孰親莊子曰為善無近名此皆道家之

訓使人薄於名而保其眞斯人之徒非爵祿可加賞罰可動豈爲國家之用哉我先王以名爲教使天下自勸湯解網文王葬枯骨天下諸侯聞而歸之是三代人君已因名而重也太公直釣以邀文王夷齊餓死於西山仲尼聘七十國以求行道是聖賢之流無不涉乎名也孔子作春秋即名教之書也善者褒之不善者貶之使君臣愛令名而勸畏惡名而慎矣夫子曰疾沒世而名不稱易曰善不積不足以成名然則爲善近名豈無僞

耶臣請辯之孟子曰堯舜性之也三王身之也五霸假之也後之諸侯逆天暴物殺人盜國不復愛其名者也人臣亦然有性本忠孝者上也行忠孝者次也假忠孝而求名者又次也至若簡賢附勢反道敗德弑父叛君惟欲是從不復愛其名者下也人不愛名則雖有刑法干戈不可止其惡也武王克商式商容之閭釋箕子之囚封比干之墓是聖人敦獎名教以激勸天下如取道家之言不使近名則豈復有忠臣烈士為國家之用哉

## 賞罰論　劉敞

賞為勸有功也賞必以春夏不已怠乎罰為懲有罪也罰必以秋冬不以緩乎怠則不勸緩則不懲然而曰賞以春夏罰以秋冬者是非聖人之意也應之曰否予所謂功者謂扶世治民之為功乎抑謂闢土彊兵之為功乎予所謂罪者謂喪業失序之為罪乎抑謂殘民害上之為罪乎予賞之勸也將勸其至於善而已乎將幸其身而已也予罰之懲也將勉其至於恥乎將勉其身而

已也吾語汝聖王之治聖王之治官得其職民勸其事物安其所無獨治之名無倉卒之功是以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其陟也所謂賞其黜也所謂罰賞以春夏罰以秋冬則何怠且緩之有古者唯軍賞不逾時軍罰亦不逾時用命賞於祖欲民速得為善之利也不用命戮於社欲民速見為不善之辠也是聖王之所不得已而用之者也非所以治士大夫故子之所刺者平世之治也子之所稱者軍中之法也且夫賞為勸善也為善

者終身誠之令一賞以春夏而已至於怠矣則是雖為善未嘗不偽也從而賞之是賞偽也豈所謂善予與其賞是人也則若勿賞是人也故君子正行非以干祿也經德非以希世也愛民非以沽譽也尊主非以懷賞也故有功雖賞不驕賞之雖晚不怠曰非春夏則不可賞乎趣取賞而已矣何必春夏為曰否是所謂順天者也為人父者莫不欲其子之孝於已欲其子之孝於已莫若已為孝為人上者莫不欲其下之順於已欲其下之

順於己莫若己為順天者王之上也王者諸侯之上也
諸侯者大夫士之上也故王者順天則諸侯順王諸侯
順王則大夫士順君君之所為而大夫士為之是良大
夫士也王之所為而諸侯為之是賢諸侯也天之所為
而王者為之是聖王也故春夏者天之和氣也天所以
施生也物之所榮也故賞行焉秋冬者天之義氣也天
所以肅殺也人物之所畏也故罰行焉故賞罰之所以
順天者臣事君也子事父也少事長也賤事貴也其本

在王天下之君悅而言之曰王猶順天則天下之君莫不悅而順王天下之君悅而順王則天下之大夫士悅而言之曰君猶順王則天下之大夫士莫不悅而順君故王者父事天母事地兄事日非以祈報也以達天下之大義也

## 患盜論 劉敞

天下方患盜或問劉子曰盜可除乎對曰何為不可除也顧盜有源能止其源何盜之患或曰請問盜源對曰

衣食不足盜之源也政賦不均盜之源也教化不修盜之源也一源慢則探囊發篋而為盜矣二源慢則執兵刃刦良民而為盜矣三源慢則攻城邑略百姓而為盜矣此所謂盜有源也豈世無盜者足也治世無賊者均也化世無亂者順也今不務衣食而務無盜賊是止水而不塞源也不務化盜而務禁盜是縱焚而救以升龠也且律使竊財者刑傷人者死其法重矣而盜不為止者非不畏死也念無以生以謂坐而待死不若起而圖

生也且律使凡盜賊能自告者除其罪或賜之衣裳劍帶官爵品秩其恩深矣而盜不應募非不願生也念無以樂生以謂為民乃甚苦為盜乃甚逸也然則盜非其自欲為之繇上以法驅之使為也其不欲出也非其自不欲出繇上以法持之使留也若夫衣食素周其身廉恥夙加其心彼唯恐不得齒良人何敢然哉故懼之以死而不懼勸之以生而不勸則雖煩直指之使重督捕之科固未有益也今有司本源之不恤而徇辦於牧守

此乃臧武仲所以辭不能詰也凡人有九年耕然後有三年之食有三年之食然後可教以禮義今所以使衣食不足政賦不均教化不修者牧守乎哉吾恐未得其益而漢武沉命之澈殆復起矣若乃尚摘發之術任巧譎之數者未足以絶姦而雍子因以見殺於晉故仲尼有言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推而廣之亦曰用兵吾猶人也必也使無戰乎引而伸之亦曰禁盜吾猶人也必也使無盜乎盍亦反其本而已矣爰自元昊犯

邊中國頗多盜山東尤甚天子使侍御史督捕且招懷之不能盡得於是令州郡盜發而不輒得者長吏坐之欲重其事予以謂未盡於防故作此論

文章辨體彙選卷四百十三

文章辨體彙選卷四百十四

明 賀復徵 編

論二十三

本論上 宋歐陽修

天下之事有本末其為治者有先後堯舜之書略矣後世之治天下未嘗不取法於三代者以其推本末而知所先後也三王之為治也以理數均天下以爵地等邦

國以井田域民以職事任官天下有定數邦國有定制
民有定業官有定職使下之共上勤而不困上之治下
簡而不勞財足於用而可以備天災也兵足以禦患而
不至於為患也凡此具矣然後飾禮樂興仁義以教導
之是以其政易行其民易使風俗淳厚而王道成矣雖
有荒子孱孫繼之猶七八百歲而後已夫三王之為治
豈有異於人哉財必取於民官必養於祿禁暴必以兵
防民必以刑與後世之治者大抵同也然後世常多亂

敗而三王獨能安全者何也三王善推本末知所先後而為之有條理後之有天下者孰不欲安且治乎用心益勞而政益不就諰諰然常恐亂敗及之而輙以至焉者何也以其不推本末不知先後也當今之務衆矣所當先者五也其二者有司之所知其三者則未之思也足天下之用莫先乎財繫天下之安危莫先乎兵此有司之所知也然財豐矣取之無限而用之無度則下益屈而上益勞兵強矣而不知所以用之則兵驕而生禍

所以節財用兵者莫先乎立制制已具備兵已可使財已足用所以共守之者莫先乎任人是故均財而節兵立法以制之任賢以守法尊名以厲賢此五者相為用有天下者之常務當今之世所先而執事者之所忽也今四海之内非有亂也上之政令非有暴也天時水旱非有大故也君臣上下非不和也以晏然至廣於天下無一間隙之端而南夷敢殺天子之命吏西夷敢有崛强之王北夷敢有抗禮之帝者何也生齒之數日益衆

土地之產日益廣公家之用日益急四夷不服中國不尊天下不實者何也以五者之不備故也請試言其一二方今農之趨耕可謂勞矣工商取利乎山澤可謂勤矣上之征賦榷易商利之臣可謂纖悉而無遺矣然一遇水旱如明道景祐之間則天下公私乏絶是無事之世民無一歲之備而國無數年之儲也以此知財之不足也古之善用兵者可使之赴水火今廂禁之軍有司不敢役必不得已而暫用之則謂之借倩彼兵相謂曰

官倩我而官之文符亦曰倩夫賞者所以酬勞也今以大禮之故不勞之賞三年而一徧所費八九十萬有司不敢緩月日之期兵之得賞不以無功知愧乃稱多量少比好嫌惡小不如意則羣聚而呼持梃欲擊天子之大吏無事之時其猶若此以此知兵驕也夫財用悉出而猶不足者以無定數也以兵之敢驕者以用之未得其術以此知制之不立也夫財匱兵驕法制未一而莫有奮然忘身許國者以此知不任人也不任人者非無

人也彼或挾財蘊知特以時方惡人之好名各藏畜收斂不敢奮露惟恐近於名以犯時人所惡是以人人變賢為愚愚者無所責賢者被譏疾遂使天下之事將弛廢而莫敢出力以為之此不尚名之弊者天下之最大患也故曰五者之皆廢也前日五代之亂可謂極矣五十三年之間易五姓十三君而亡國被弒者八長者不過十餘歲甚者三四歲而亡夫五代之主豈皆愚者耶其心豈樂禍亂而不欲為久安之計乎顧其力有不能

為者時也當是時也東有汾晉西有岐蜀北有契丹南有江淮閩廣吳越荊潭天下分為十三四四面環之以至狹之中國又有叛將强臣割而據之其君天下者類皆為國日淺威德未洽强君武主力而為之僅以自守不幸孱子懦孫不過一再傳而復亂敗是以養兵如兒子之啖虎狼猶恐不為用尚何敢制以殘弊之民人贍無訾之征賦頭會箕斂猶恐不足尚何曰節財以富民天下之勢方若弊廬補其奥則隅壞整其楄則棟傾枝

撐扶持苟存而已尚何暇法象規員矩方而為制度乎是以兵無制用無節國家無法度一切苟且而已今宋之為宋八十年矣外平僭亂無抗敵之國內削方鎮無强叛之臣天下為一海內晏然為國不為不久天下不為不廣也語曰長袖善舞多財善賈言有資者其為易也方今承三聖之基業据萬乘之尊名以有四海一家之天下盡大禹貢賦之地莫不內輸唯上之所取不可謂之財六尺之卒荷戈勝甲力彀五石之弩彎二石之

弓者數百萬惟上制而令之不可謂乏兵中外之官居職者數千員官三班吏部常積者又數百三歲一詔布衣而應詔者萬餘人試禮部者七八千惟上之擇不可謂之賢民不見兵革於今幾四十年矣外振兵武攘夷狄内修法度興德化惟上之所為不可謂無暇以天子之慈聖仁儉得一二明智之臣相與而謀之天下積聚可如文景之富制禮作樂可如成周之盛奮發威烈以耀名譽可如漢武帝唐太宗之顯赫論道德可與堯舜

之治然而財不足用於上而下已弊兵不足威於外而敢驕於內制度不可為萬世法而日益叢雜一切苟且不異五代之時此甚可嘆也是所謂居得致之位當可致之時又有能致之資然誰憚而久不為乎

本論中　歐陽修

佛法為中國患千餘歲世之卓然不惑而有力者莫不欲去之已嘗去矣而復大集攻之暫破而愈堅撲之未滅而愈熾遂至於無可柰何是果不可去耶蓋亦未知

其方也夫醫者之於疾也必推其病之所自來而治其受病之處病之中人乘乎氣虚而入焉則善醫者不攻其疾而務養其氣氣實則病去此自然之效也故救天下之患者亦必推其患之所自來而治其受患之處佛為夷狄去中國最遠而有佛固已久矣堯舜三代之際王政修明禮義之教充於天下於此之時雖有佛無繇而入及三代衰王政闕禮義廢後二百餘年而佛至乎中國繇是言之佛所以為吾患者乘其闕廢之時而來

此其受患之本也補其闕修其廢使王政明而禮義充則雖有佛無所施於吾民矣此亦自然之勢也昔堯舜三代之為政設為井田之法籍天下之人計其口而皆授之田凡人之力能勝耕者莫不有田而耕之斂以什一差其征賦以督其不勤使天下之人力皆盡於南畝而不暇乎其他然又懼其勞且怠而入於邪僻也於是為制牲牢酒醴以養其體弦匏俎豆以悅其耳目於其不耕休力之時而教之以禮故因其田獵而為蒐狩之

禮因其嫁娶而為婚姻之禮因其死葬而為喪祭之禮因其飲食羣聚而為鄉射之禮非徒以防其亂又因而教之使知尊卑長幼凡人之大倫也故凡養生送死之道皆因其欲而為之制飾之采物而文焉所以悦之使其易趣也順其情性而節焉所以防之使其不過也然猶懼其未也又為立學以講明之故上自天子之郊下至鄉黨莫不有學擇民之聰明者而習焉使相告語而誘勸其愚惰嗚呼何其備也蓋堯舜三代之為政如此

其慮民之意甚精治民之具甚備防民之術甚周誘民之道甚篤行之以勤而被於物者洽浸之以漸而入於人者深故民之生也不用力乎南畝則從事乎禮樂之際不在其家則在乎庠序之間耳聞目見無非仁義樂而趨之不知其倦終身不見異物又奚暇夫外慕哉故曰雖有佛無繇而入者謂有此具也及周之衰秦并天下盡去三代之法而王道中絕後之有天下者不能勉强其為治之具不備防民之漸不周佛於此時乘間而

出千有餘歳之間佛之來者日益衆吾之所為者日益壊井田最先廢而兼併游惰之姦起其後所謂蒐狩婚姻喪祭鄉射之禮凡所以教民之具相次而盡廢然後民之姦者有暇而為他其良者泯然不見禮義之及已夫姦民有餘力則思為邪僻良民不見禮義則莫知所趨佛於此時乘其隙方皷其雄誕之説而牽之則民不得不從而歸矣又况王公大人往往倡而敺之曰佛是真可歸依者然則吾民何疑而不歸焉幸而有一不惑

者方艴然而怒曰佛何為者吾將操戈而逐之又曰吾將有說以排之夫千載之患徧於天下豈一人一日之可為民之沈酣入於骨髓非口舌之可勝然則將柰何曰莫若修其本以勝之昔戰國之時楊墨交亂孟子患之而專言仁義故仁義之說勝則楊墨之學廢漢之時百家並興董生患之而退修孔氏故孔氏之道明而百家息此所謂修其本以勝之之效也今八尺之夫被甲荷戟勇蓋三軍然而見佛則拜聞佛之說則有畏慕之

誠者何也彼誠壯佼其中心茫然無所守而然也一介之士渺然柔懦進趨畏怯然而聞有道佛者則義形於色非徒不為之屈又欲驅而絶之者何也彼無他焉學問明而禮義熟中心有所守以勝之也然則禮義者勝佛之本也今一介之士知禮義者尚能不為之屈使天下皆知禮義則勝之矣此自然之勢也

本論下　歐陽修

昔荀卿子之説以為人性本惡著書一篇以持其論予

始愛之及見世人之歸佛者然後知荀卿之説謬焉甚矣人之性善也彼為佛者棄其父子絶其夫婦於人之性甚戾又有蠶食蟲蠧之病然而民皆相率而歸焉者以佛有為善之説故也嗚呼誠使吾民曉然知禮義之為善則安知不相率而從哉柰何教之諭之之不至也佛之説熟於人耳入乎其心久矣至於禮義之事則未嘗見聞今將號於衆曰禁汝之佛而為吾禮義則民將駭而走矣莫若為之以漸使其不知而趣焉可也蓋鯀

之治水也障之故其害益暴及禹之治水也導之則其患息蓋患深勢盛則難與敵莫若馴致而去之易也今堯舜三代之政其說尚傳其具皆在誠能講而修之行之以勤而浸之以漸使民皆樂而趨焉則充行乎天下而佛無所施矣傳曰物莫能兩大自然之勢也奚必曰火其書而廬其居哉昔者戎狄蠻夷雜居九州之間所謂徐戎白狄荆蠻淮夷之類是也三代既衰若此之類並侵乎中國故秦以西戎據宗周吳楚之國皆僭稱王

春秋書用鄙子傳記被髮於伊川而仲尼亦以不左衽

為幸當是之時佛雖不來中國幾何其不大　也以是

而言王道不明而仁義廢則中國之患生矣及孔子作

春秋尊中國而賤吴楚然後王道復明方今九州之民

莫不右衽而冠帶其為患者特佛耳其所以勝之之道

非有甚高難行之說也患乎忽而不為耳夫郊天祀地

與乎宗廟社稷朝廷之儀皆天子之大禮也今皆舉而

行之至於所謂蒐狩婚姻喪祭鄉射之禮此郡縣有司

之事也在乎講明而須布之爾然非行之以勤浸之以漸則不能入於人而成化自古王者之政必世而後仁今之議者將曰佛來千餘歲有力者尚無可柰何何用此迂緩之說為是則以一日之功不速就而棄必世之功不為也可不惜哉昔孔子嘆為俑者不仁蓋歎乎啟其漸而至於用殉也然則為佛者不猶甚於作俑乎當其始來未見其害引而内之今之為害著矣非特先覺之明而後見也然而恬然不以為怪者何哉夫物極則

反數窮必變此理之常也今佛之盛久矣乘其窮極之
時可以反而變之不難也昔三代之為政皆聖人之事
業及其久也必有弊故三代之術皆變其質文而相救
就使佛為聖人及其弊也猶將救之況其非聖者乎夫
姦邪之士見信於人者彼雖小人必有所長以取信是
以古之人君惑之至於亂亡而不悟今佛之法可謂姦
且邪矣蓋其為說亦有可以惑人者使世之君子雖見
其弊而不思救豈又善惑者歟抑亦不得其救之之術

也救之莫若修其本以勝之捨是而將有為雖賁育之勇孟軻之辯太公之隂謀吾見其力未及施言未及出計未及行而先已陷於禍敗矣何則患深勢盛難與敵非馴致而為之莫能也故曰修其本以勝之作本論

朋黨論 歐陽修

臣聞朋黨之説自古有之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大凡君子與君子以同道為朋小人與小人以同利為朋此自然之理也然臣謂小人無朋惟君子則有之

其故何哉小人所好者祿利也所貪者財貨也當其同利之時暫相黨引以為朋者偽也及其見利而爭先或利盡而交疏則反相賊害雖其兄弟親戚不能相保故臣謂小人無朋其暫為朋者偽也君子則不然所守者道義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節以之修身則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國則同心而共濟終始如一此君子之朋也故為人君者但當退小人之偽朋用君子之真朋則天下治矣堯之時小人共工驩兜等四人為一朋君子八

元八凱十六人為一朋舜佐堯退四凶小人之朋而進元凱君子之朋堯之天下大治及舜自為天子而臯夔稷契等二十二人並列於朝更相稱美更相推讓凡二十二人為一朋而舜皆用之天下亦大治書曰紂有臣億萬惟億萬心周有臣三千惟一心紂之時億萬人各異心可謂不為朋矣然紂以亡國周武王之臣三千人為一大朋而周用以興後漢獻帝時盡取天下名士囚禁之目為黨人及黄巾賊起漢室大亂後方悔悟盡觧

黨人而釋之然已無救矣唐之晚年漸起朋黨之論及昭宗時盡殺朝之名士咸投之黄河曰此輩清流可投濁流而唐遂亡矣夫前世之主能使人人異心不為朋莫如紂能禁絶善人為朋莫如漢獻帝能誅戮清流之朋莫如唐昭宗之世然皆亂亡其國更相稱美推讓而不自疑莫如舜之二十二臣舜亦不疑而皆用之然而後世不誚舜為二十二人朋黨所欺而稱舜為聰明之聖者以能辨君子與小人也周武之世舉其國之臣三

千人共為一朋自古為朋之多且大莫如周然周用此以興者善人雖多而不厭也夫興亡治亂之迹為人君者可以鑒矣

原弊論　歐陽修

孟子曰養生送死王道之本管子曰倉廩實而知禮節故農者天下之本也而王政所由起也古之為國者未嘗敢忽而今之為吏者不然簿書聽斷而已矣聞有道農之事則相與笑之曰鄙夫知賦斂財用之為急不知

務農爲先者是未原爲政之本末也知務農而不知節用以愛農是未盡務農之方也古之爲政者上下相移用以濟下之用力者甚勤上之用物者甚節民無遺力國不過費上愛其下下給其上使不相困三代之法皆如此而最備於周周之法曰井牧其田十而一之一夫之力督之必盡其所任一日之用節之必量其所入一歲之耕供公與民食皆出其閒而常有餘故三年而餘一年之備今乃不然耕者不復督其力用者不復計其

出入一歲之耕供公僅足而民食不過數月甚者場功甫畢簸糠麧而食秕稗或採橡實畜菜根以延冬春夫糠覈橡實孟子所謂狗彘之食也而卒歲之民不免食之不幸一水旱則相枕為餓殍此甚可歎也夫三代之為國公卿士庶之祿廩兵甲車牛之材用山林宗廟鬼神之供給未嘗闕也是皆出於農而民之所耕不過今九州之地也歲之凶荒亦時時而有與今無以異今固盡有嚮時之地而制度無過於三代者昔者用常有餘

而今常不足何也其為術相反而然也昔者知務農又知節用今以不勤之農贍無節之用故也非徒不勤農又為衆弊以耗之非徒不量民力以為節又直不量天力之所任也何謂衆弊有誘民之弊有兼并之弊有力役之弊請詳言之今坐華屋享美食而無事者曰浮圖之民仰衣食而養妻子者曰兵戎之民此在三代時南畝之民也今之議者以浮圖並周孔之事曰三教不可以去兵戎曰國備不可以去浮圖不可並周孔不言而

易知請試言兵國家自景德罷兵三十三歲矣兵嘗經用者老死今盡而後來者未嘗聞金鼓識戰陣也生於無事而飽於衣食也其勢不得不驕惰今衛兵入宿不自持被而使人持之禁兵給糧不自荷而雇人荷之其驕如此況肯冒辛苦以戰鬬乎前日西邊之吏如高化軍齊宗舉兩用兵而輒敗此其效也夫就使兵耐辛苦而能戰鬬雖耗農民為之可也柰何有為兵之虛名而其實驕惰無用之人也古之凡民長大壯健者皆在南

畆農隙則教之以戰今乃大異一遇凶歲則州郡吏以尺度量民之長大而試其壯健者招之去為禁兵其次不及尺度而稍怯弱者籍之以為廂兵吏招人多者有賞而民方窮時爭投之故一經凶荒則所留在南畆者惟老弱也而吏方曰不收為兵則恐為盜噫苟知一時之不為盜而不知其終身驕惰而竊食也古之長大壯健者任耕而老弱者游惰今之長大壯健者游惰而老弱者留耕也何相反之甚邪然民盡力乎南畆者或不

免乎狗彘之食而一去為僧兵則終身安佚而享豐腴則南畝之民不得不日減也故曰有誘民之弊者謂此也其耗之一端也古者計口而受田家給而人足井田既壞而兼并乃興今大率一戶之田及百頃者養客數十家其間用主牛而出己力者用己牛而事主田以分利者不過十餘戶其餘皆出産租而僑居者曰浮客而有畬田夫此數十家者素非富而畜積之家也其春秋神社婚姻死葬之具又不幸遇凶荒與公家之事當其

乏時嘗舉債於主人而後償之息不兩倍則三倍及其成也出種與稅而後分之償三倍之息盡其所得或不能足其場功朝畢而暮乏食則又舉之故冬春舉食則指麥於夏而償麥償盡矣夏秋則指禾於冬而償也似此數十家者常食三倍之物而一戶常盡取百頃之利也夫主百頃而出稅賦者一戶盡力而輸一戶者數十家也就使國家有寬征薄賦之恩是徒益一家之幸而數十家者困苦常自如也故曰有兼并之弊者謂此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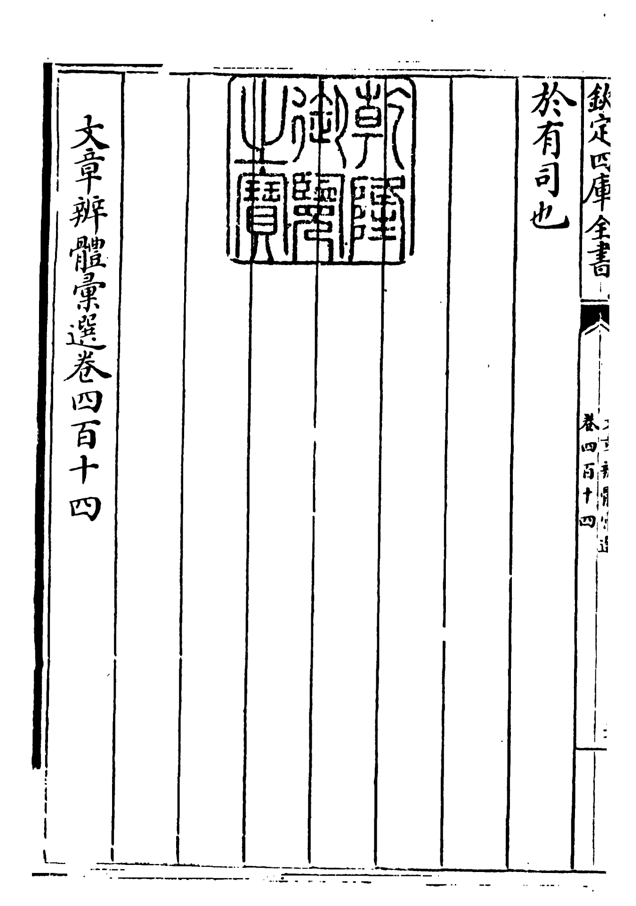
此亦耗之一端也民有幸而不役於人能有田而自耕者下自二頃至百頃皆以等書於籍而公役之多者為大役少者為小役至不勝則賤賣其田或逃而去故曰有力役之弊者謂此也此亦耗之一端也夫此三弊是其大端又有奇衺之民去為浮巧之工與夫兼并商賈之人為僭侈之費又有貪吏之誅求賦斂之無名其弊不可以盡舉也既不勸之使勤又為衆弊以耗之大抵天下中民之士富且貴者化麤糲為精善是一人常食

五人之食也為兵者養父母妻子而計其饋運之費是一兵常食五農之食也為僧者養子弟而自豐食是一僧常食五農之食也貧民舉倍息而食者是一人常食二人三人之食也天下幾何其不乏也何謂不量民力以為節方今量國用而取之民未嘗量民力而制國用也古者冢宰制國用量入以為出一歲之物三分之一以給公上一以給民食一以備凶荒今不先制乎國用而一切臨民而取之故有支移之賦有和糴之粟有入

中之衆有和買之絹有雜料之物茶鹽山澤之利有榷有征制而不足則有司屢變其法以爭毫末之利用心益勞而益不足者何也制不先定而取之無量也何謂不量天力之所任此不知水旱之謂也夫陰陽在天地間騰降而相推不能無愆伏如人身之有血氣不能無疾病也故善醫者不能使人無疾病療之而已善為政者不能使歲無凶荒備之而已堯湯大聖不能使無水旱而能備之者也古者豐年補救之術三年耕必留一

年之蓄是凡三歲期一歲以必災也此古之善知天者也令有司之調度用足一歲而已是期天歲歲不水旱也故曰不量天力之所任是以前二三歲連遭旱蝗而公私乏食是期天之無水旱卒而遇之無備故也夫井田什一之法不可復用於今為計者莫若就民而為之制要在下者盡力而無耗弊上者量民而用有節則民與國庶幾乎俱富矣今士大夫方共修太平之基頗推務本以興農故輙原其弊而列之以俟興利除害者採

於有司也




文章辨體彙選卷四百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文章辨體彚選卷四百十五至十八

詳校官中書臣李彤

主事衘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葉葵

謄錄監生臣周丕

文章辨體彚選卷四百十五

明 賀復徵 編

論二十四

明論 宋 蘇洵

天下有大知有小知人之智慮有所及有所不及聖人以其大知而兼其小知之功賢人以其所及而濟其所不及愚者不知大知而以其所不及喪其所及故聖人

之治天下也以常而賢人之治天下也以時既不能常又不能時悲夫殆哉夫惟大知而後可以常以其所及濟其所不及而後可以時常也者無治而不治者也時也者無亂而不治者也日月經乎中天大可以被四海而小或不能入一室之下彼固無用此區區小明也故天下視日月之光儼然其若君父之威故自有天地而有日月以至於今而未嘗可以一日無焉天下嘗有言曰叛父母褻神明則雷霆下擊之雷霆固不能為天下

盡擊此等輩也而天下之所以兢兢然不敢犯者有時
而不測也使雷霆日轟轟焉遶天下以求夫叛父母褻
神明之人而擊之則其人未必能盡而雷霆之威無乃
褻乎故夫知日月雷霆之分者可以用其明矣聖人之
明吾不得而知也吾獨愛夫賢者之用其心約而成功
博也吾獨怪夫愚者之用其心勞而功不成也是無他
也專於其所及而及之則其及必精兼於其所不及而
及之則其及必粗及之而精人將曰是惟無及及則精

矣不然吾恐姦雄之竊笑也齊威王即位大亂三載威王一奮而諸侯震懼二十年是何修何營耶夫齊國之賢者非獨一即墨大夫明矣亂齊國者非獨一阿大夫與左右譽阿而毀即墨者幾人亦明矣一即墨大夫易知也一阿大夫易知也左右譽阿而毀即墨者幾人易知也從其易知而精之故用心甚約而成功博也天下之事譬如有物十焉吾舉其一而人不知吾之不知其九也歴數之至於九而不知其一不如舉一之不可測

也而況乎不至於九也

諫論上　蘇洵

古今論諫常與諷而少直其說蓋出於仲尼吾以為諷直一也顧用之之術何如耳伍舉進隱語楚王婬益甚茅焦解衣危論秦帝立悟諷固不可盡與直亦未易少之吾故曰顧用之之術何如耳然則仲尼之說非乎曰仲尼之說純乎經者也吾之說參乎權而歸乎經者也如得其術則人君有少不為桀紂者吾百諫而百聽矣

況虛已者乎不得其術則人君有少不若堯舜者吾百諫而百不聽矣況逆忠者乎然則奚術而可曰機智勇辨如古游說之士而已夫游說之士以機智勇辨濟其詐吾欲諫者以機智勇辨濟其忠請備論其效周衰游說熾於列國自是世有其人吾獨怪夫諫而從者百一說而從者十九諫而死者皆是說而死者未嘗聞然而抵觸忌諱說或甚於諫由是知不必乎諷諫而必乎術也說之術可為諫法者五理諭之勢禁之利誘之激怒

之隱諷之之謂也觸龍以趙后愛女賢於愛子未旋踵
而長安君出質甘羅以杜郵之死詰張唐而相燕之行
有日趙卒以兩賢王之意語燕而立歸武臣此理而諭
之也子貢以内憂教田常而齊不得伐魯武公以麋鹿
脅頃襄而楚不敢圖周魯連以烹醢懼垣衍而魏不果
帝秦此勢而禁之也田生以萬户侯啟張卿而劉澤封
朱建以富貴餌閎孺而辟陽赦鄒陽以愛幸悦長君而
梁王釋此利而誘之也蘇秦以牛後羞韓而惠王按劒

太息范睢以無王耻秦而昭王長跪請敎酈生以助秦凌漢而沛公輟洗聽計此激而怒之也蘇代以土偶笑田文楚人以弓繳感襄王蒯通以取婦悟齊相此隱而諷之也五者相傾險詖之論雖然施之忠臣足以成功何則理而諭之主雖昏必悟勢而禁之主雖驕必懼利而誘之主雖怠必奮激而怒之主雖懦必立隱而諷之主雖暴必容悟則明懼則恭奮則勤立則勇容則寛致君之道盡於此矣吾觀昔之臣言必從理必濟莫若唐

魏鄭公其初實學縱横之説此所謂得其術者與噫龍逄比干不獲稱良臣無蘇秦張儀之術也蘇秦張儀不免為游説無龍逄比干之心也是以龍逄比干吾取其心不取其術蘇秦張儀吾取其術不取其心以為諫法

## 諫論下 蘓洵

夫臣能諫不能使君必納諫非真能諫之臣君能納諫不能使臣必諫非真能納諫之君欲君必納乎嚮之論備矣欲臣必諫乎吾其言之夫君之大天也其尊神也

其威雷霆也人之不能抗天觸神忤雷霆亦明矣聖人知其然故立賞以勸之傳曰興王賞諫臣是也猶懼其選耎阿諛使一日不得聞其過故制刑以威之書曰臣下不正其刑墨是也人之情非病風喪心未有避賞而就刑者何苦而不諫哉賞與刑不設則人之情又何苦而抗天觸神忤雷霆哉自非性忠義不悅賞不畏罪誰欲以言博死者人君又安能盡得性忠義者而任之今有三人焉一人勇一人勇怯半一人怯有與之臨乎淵

谷者且告之曰能跳而越此謂之勇不然為怯彼勇者恥怯必跳而越焉其勇怯半者與怯者則不能也又告之曰跳而越者與千金不然則否彼勇怯半者奔利必跳而越焉其怯者猶未能也須臾顧見猛虎暴然向逼則怯者不待告跳而越之如康莊矣然則人豈有勇怯哉要在以勢驅之耳君之難犯猶淵谷之難越也所謂性忠義不悅賞不畏罪者勇者也故無不諫焉悅賞者勇怯半者也故賞而後諫焉畏罪者怯者也故刑而後

諫爲先王知勇者不可常得故以賞爲千金以刑爲猛虎使其前有所趨後有所避其勢不得不極言規矣此三代所以興也末世不然遷其賞於不諫遷其刑於諫宜乎臣之噤口卷舌而亂亡隨之也間或賢君欲聞其過亦不過賞之而已嗚呼不有猛虎彼怯者肯越淵谷乎此無他壘刑之廢耳三代之後如霍光誅昌邑不諫之臣者不亦鮮哉今之諫賞時或有之不諫之刑缺然無矣茍增其所有有其所無則諛者直佞者忠況忠直

者乎誠如是欲聞讜言而不獲吾不信也

## 御將論

蘇洵

人君御臣相易而將難將有二有賢將有才將而御才將尤難御相以禮御將以術御賢將之術以信御才將之術以智不以禮不以信是不為也不以術不以智是不能也故曰御將難而御才將尤難六畜其初皆獸也彼虎豹能搏能噬而馬亦能蹄牛亦能觸先王知能搏能噬者不可以人力制故殺之殺之不能驅之而後已

蹄者可馭以羈絏觸者可拘以楅衡故先王不忍棄其材而廢天下之用如曰是能蹄是能觸當與虎豹并殺而同驅則是天下無騏驥終無以服乘耶先王之選才也自非大奸劇惡如虎豹之不可以變其搏噬者未嘗不欲制之以術而全其才以適於用況為將者又不可責以廉隅細謹顧其才何如耳漢之衛霍趙充國唐之李靖李勣賢將也漢之韓信黥布彭越唐之薛萬徹侯君集盛彥師才將也賢將既不多有得才者而任之可

也茍又曰是難御則是不肖者而後可也結以重恩示以赤心美田宅豐飲饌歌童舞女以極其口腹耳目之欲而折之以威此先王之所以御才將者也近之論者或曰將之所以畢智竭力犯霜露蹈白刃而不辭者冀賞耳為國家者不如勿先賞以邀其成功或曰賞所以使人不先賞人不為我用是皆一隅之説非通論也將之才固有大小傑然於庸將之中者才小者也傑然於才將之中者才大者也才小志亦小才大志亦大人君

嘗觀其才之大小而為制御之術以稱其志一隅之説不可用也夫養騏驥者豐其芻粒潔其羈絡居之新閑浴之清泉而後責之千里彼騏驥者其志常在千里也夫豈以一飽而廢其志哉至於養鷹則不然獲一雉飼以一雀獲一兎飼以一鼠彼知不盡力於擊搏則其勢無所得食故然後為我用才大者騏驥也不先賞之是養騏驥者飢之而責其千里不可得也才小者鷹也先賞之是養鷹者飽之而求其擊搏亦不可得也是故先

賞之説可施之才大者不先賞之説可施之才小者兼而用之可也昔者漢高帝一見韓信而授以上將解衣衣之推食哺之一見黥布而以為淮南王供具飲食如王者一見彭越而以為相國當是時三人者未有功於漢也厥後追項籍垓下與信越期而不至捐數千里之地以畀之如棄敝屣項氏未滅天下未定而三人者已極富貴矣何則高帝知三人者之志大不極於富貴則不為我用雖極於富貴而不滅項氏不定天下則其志

不已也至於樊噲滕公灌嬰之徒則不然拔一城陷一陣而後增數級之爵否則終歲不遷也項氏已滅天下已定樊噲滕公灌嬰之徒計百戰之功而後爵之通侯夫豈高帝至此而嗇哉知其才小而志小雖不先賞不怨而先賞之則彼將泰然自滿而不復以立功為事故也噫方韓信之立於齊蒯通武涉之說未去也當是之時而奪之王漢其殆哉夫人豈不欲三分天下而自立者而彼則曰漢王不奪我齊也故齊不捐則韓信不懷

韓信不懷則天下非漢之有嗚呼高帝可謂知大計矣

## 兵制論

蘇洵

三代之時舉天下之民皆兵也兵民之分自秦漢始三代之時聞有諸侯抗天子之命矣未聞有卒伍叫呼衡行者也秦漢以來諸侯之患不減於三代而御卒伍者乃如畜虎豹圈檻一缺咆哮四出其故何也三代之兵耕而食蠶而衣故勞勞則善心生秦漢以來所謂兵者皆坐而衣食於縣官故驕驕則無所不為三代之兵皆

齊民老幼相養疾病相救出相禮讓入相慈孝有憂相弔有喜相慶其風俗優柔而和易故其兵畏法而自重秦漢以來號齊民者比之三代則既已薄矣況其所謂兵者乃其齊民之中尤為凶悍桀黠者也故常慢法而自棄夫民耕而食蠶而衣雖不幸而不給猶不我咎也令謂之曰爾無耕爾無蠶為我兵吾衣食爾他日一不充其欲彼將曰嚮謂我無耕無蠶令而不我給也然則怨從是起矣夫以有善心之民畏法自重而不我咎欲

其為亂不可得也既驕矣又慢法而自棄以怨其上欲
其不為亂亦不可得也且夫天下之地不加於三代天
下之民衣食乎其中者又不減於三代平居無事占軍
籍畜妻子而仰給於斯民者則徧天下不知其數奈何
民之不日剥月割以至於流亡而無告也其患始於廢
井田開阡陌一壞而不可復收故雖有明君賢臣焦思
極慮而求以救其弊卒不過開屯田置府兵使之無事
則耕而食耳嗚呼屯田府兵其利既不足以及天下而

後世之君又不能循而守之以至於廢陵夷及於五代燕帥劉守光又從而為之黥面涅手之制天下遂以為常法使之判然不得與齊民齒故其人益復自棄視齊民如越人矣太祖既受命懲唐季五代之亂聚重兵京師而邊境亦不曰無備損節度之權而藩鎮亦不曰無威周與漢唐邦鎮之兵彊秦之郡縣之兵弱兵强故末大不掉兵弱故天子睽孤周與漢唐則過而秦則不及得其中者惟吾宋也雖然置帥之方則遠過於前代而

制兵之術吾猶有疑焉何者自漢及唐或開屯田或置府兵使之無事則耕而食而民猶且不勝其弊今屯田蓋無幾而府兵亦已廢欲民之豐阜勢不可也國家治平日久民之趨於農者日益衆而天下無萊田矣以此觀之謂斯民宜如生三代之盛時而乃戚戚嗟嗟無終歲之蓄者兵食奪之也三代井田雖三尺童子知其不可復雖然依倣古制漸而圖之則亦庶乎其可也方今天下之田在官者惟二職分也籍沒也職分之田募民

耕之歛其租之半而歸之吏籍没則鬻之否則募民耕之歛其租之半而歸諸公職分之田徧於天下自四京以降至於大藩鎮多至四十頃下及一縣亦能千畒籍没之田不知其數令可勿復鬻然後量給其所募之民家三百畒以為率前之歛其半者今可損之三分而取一以歸諸吏與公使之家出一夫為兵其不欲者聽其歸田而他募謂之新軍毋黥其面毋涅其手毋拘之營三時縱之一時集之授之器械教之戰法而擇其技之

精者以為長在野督其耕在陣督其戰則其人皆良農也皆精兵也夫籍沒之田既不復鬻則歲益多田益多則新軍益衆而鬻所謂仰給於斯民者雖有廢疾死亡可勿復補如此數十年則天下之兵新軍居十九而皆力田不事他業則其人必純固樸厚無叫呼衡行之憂而斯民不復知有餽餉供億之勞矣或曰昔者斂其半今三分而取一其無乃薄於吏與公乎曰古者公卿大夫之有田也以為禄而其取之亦不過什一今吏既禄

矣給之田則已甚矣况三分而取一則不旣優矣乎民之田不幸而籍沒非官之所待以為富也三分而取一不猶愈於無乎且不如是則彼不勝為兵故也或曰古者什一而稅取之薄故民勝為兵今三分而取一可乎曰古者一家之中一人為正卒其餘為羨卒田與追胥竭作令家止一夫為兵况諸古則為逸故雖取之差重而無害此與周制稍甸縣都役少輕而稅十二無異也夫民家出一夫而得安坐以食數百畆之田征徭科歛

不及其門然則彼亦優為之矣

審勢論 蘇洵

治天下者定所尚所尚一定至於萬千年而不變使民之耳目純於一而子孫有所守易以為治故三代聖人其後世遠者至七八百年夫豈惟其民之不忘其功以至於是蓋其子孫得其祖宗之法而為據依可以永久夏之尚忠商之尚質周之尚文視天下之所宜尚而固執之以此而始以此而終不朝文而暮質以自潰亂故

聖人者出必先定一代之所尚周之世蓋有周公為之制禮而天下遂尚文後世有賈誼者說漢文帝亦欲先定制度而其說不果用今者天下幸方治安子孫萬世帝王之計不可不預定於此時然萬世帝王之計常先定所尚使其子孫可以安坐而守其舊至於政弊然後變其小節而其大體卒不可革易故享世長逺而民不苟簡今也考之於朝野之間以觀國家之所尚者而愚猶有惑也何則天下之勢有强弱聖人審其勢而應之

以權勢彊矣彊甚而不已則折勢弱矣弱甚而不已則屈聖人權之而使其甚不至於折與屈者威與惠也夫强甚者威竭而不振弱甚者惠褻而下不以為德故處弱者利用威而處强者利用惠乘强之威以行惠則惠尊乘弱之惠以養威則威發而天下震慄故威與惠者所以裁節天下强弱之勢也然而不知强弱之勢者有殺人之威而下不懼有生人之惠而下不喜何者威竭而惠褻故也故有天下者必先審知天下之勢而後可

與言用威惠不先審知其勢而徒曰我能用威我能用惠者末也故有强而益之以威弱而益之以惠以至於折與屈者是可悼也譬之人身將欲飲藥餌石以養其生必先審觀其性之為陰其性之為陽而投之以藥石藥石之陽而投之以陰藥石之陰而投之以陽故陰不至於涸而陽不至於亢苟不能先審觀已之為陰與已之為陽而以陰攻陰以陽攻陽則陰者固死於陰而陽者固死於陽不可救也是以善養身者先審其陰陽而

善制天下者先審其强弱以為之謀昔者周有天下諸侯太盛當其盛時大者已有地五百里而畿内反不過千里其勢為弱秦有天下散為郡縣聚為京師守令無大權柄伸縮進退無不在我其勢為强然方其成康在上諸侯無小大莫不臣伏弱之勢未見於外及其後世失德而諸侯禽奔獸遁各固其國以相侵攘而其上之人卒不悟區區守姑息之道而望其能以制服强國是謂以弱政濟弱勢故周之天下卒斃於弱秦自孝公其

勢固已駸駸焉日趨於強大及其子孫已并天下而亦不悟專任法制以斬撻平民是謂以強政濟強勢故秦之天下卒斃於強周拘於惠而不知權秦勇於威而不知本二者皆不審天下之勢也吾宋制治有縣令有郡守有轉運使以大系小絲牽繩聯總合於上雖其地在萬里外方數千里擁兵百萬而天子一呼於殿陛間三尺豎子馳傳捧詔召而歸之京師則解印趨走惟恐不及如此之勢秦之所恃以強之勢也勢強矣然天下之

病嘗病於弱噫有可强之勢如秦而反陷於弱者何也習於惠而怯於威也惠太甚而威不勝也夫其所以習於惠而惠太甚者賞數而加於無功也怯於威而威不勝者刑弛而兵不振也繇賞與刑與兵之不得其道是以有弱之實著於外焉何謂弱之實曰官吏曠惰職廢不舉而敗官之罰不加嚴也多贖數赦不問有罪而典刑之禁不能行也冗兵驕狂負力幸賞而維持姑息之恩不敢節也將帥覆軍匹馬不返而敗軍之責不加重

也羌夷強盛淩壓中國而邀金繒增幣帛之恥不為怒也若此類者太弱之實也久而不治則又將有大於此而遂浸微浸消釋然而潰以至於不可救止者乘之矣然愚以為弱在於政不在於勢是謂以弱政敗強勢今夫一輿薪之火衆人之所憚而不敢犯者也舉而投之河則何熱之能為是以負強秦之勢而溺於弱周之弊而天下不知其強焉者以此也雖然政之弱非若勢弱之難治也借如弱周之勢必變易其諸侯而後彊可能

也天下之諸侯固未易變易此又非一日之故也若夫弱政則用威而已矣可以朝改而夕定也夫齊古之强國也而威王又齊之賢主也當其即位委政不治諸侯並侵而人不知其國之為强國也一旦發怒裂萬家封即墨大夫召烹阿大夫與常譽阿大夫者而發兵擊趙魏趙魏盡走請和而齊國人人震懼不敢飾非者彼誠知其政之弱而能用其威以濟其弱也況今以天子之尊藉郡縣之勢言脫於口而四方響應其所以用威之

資固已完具且有天下者患不為焉有為而不可者令誠能一留意於用威一賞罰一號令一舉動無不一切出於威嚴用刑法而不赦有罪力行果斷而不牽衆人之是非用不測之刑用不測之賞而使天下之人視之如風雨雷電遽然而至截然而下不知其所從發而不可逃遁朝廷如此然後平民益務檢慎而姦民猾吏亦常恐恐然懼刑法之及其身而斂其手足不敢輒犯法此之謂強政政強矣為之數年而天下之勢可以復強

愚故曰乘弱之患以養威則威發而天下震慄然則以當今之勢求所謂萬世為帝王而其大體卒不可革易者其尚威而已矣或曰當今之勢事誠無便於尚威者然孰知夫萬世之間其政之不變而必曰威耶愚應之曰威者君之所恃以為君也一日而無威是無君也久而政弊變其小節而參之以惠使不至若秦之甚可也舉而棄之過矣或者又曰王者任德不任刑任刑霸者之事非所宜言此又非所謂知理者也夫湯武皆王也

桓文皆覇也武王乘紂之暴出民於炮烙斬刖之地苟又遂多殺人多刑人以為治則民之心去矣故其治一出於禮義彼湯則不然桀之惡固無以異紂然其刑不若紂暴之甚也而天下之民化其風淫惰不事法度書曰有衆率怠弗協而又諸侯昆吾氏首為亂於是誅鋤其强梗怠惰不法之人以定紛亂故記曰商人先罰而後賞至於桓文之事則又非皆任刑也桓公用管仲管仲之書好言刑故桓公之治常任刑文公長者其佐狐

趙先魏皆不詭以刑法其治亦未嘗以刑為本而號亦為覇而謂湯非王而文非霸也得乎故用刑不必霸而用德不必王各觀其勢之何所宜用而已然則今之勢何為不可用刑用刑何為不曰王道彼不先審天下之勢而欲應天下之務難矣

文章辨體彚選卷四百十五